

聆听大师的讲述

体味演说精彩

梁启超 讲演集

夷夏 编



大师说

河北人民出版社

梁启超 讲演集



夷夏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讲演集/夷夏编.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4.1

(大师说丛书)

ISBN 7-202-03542-1

I. 梁… II. 夷… III. 梁启超(1873~1929)-演讲-文集 IV. B259.1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7866号

书 名 梁启超讲演集

编 者 夷 夏

责任编辑 李大星

美术编辑 马少华

内文设计 胭脂坊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9 000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7-202-03542-1/Z·94

定 价 17.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大概在今天说起梁启超，在时尚甚至年青一辈的阅读视野里，未必有营造学社的担纲人物梁思成著名，当然，也更加不及那位写了《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旷世才女林徽因的人气，尽管仅仅倒退 20 年，愚钝如我，其实的确因为思成先生乃梁任公长子方才喟叹家学的不凡。如此颠倒的首尾因果，果然应了任公的一句话，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夷夏 序

从某种意义上说，梁思成林徽因二人对中国建筑的兴趣，或许正是梁任公的诱发亦未可知。1925 年，梁启超得到一本新版的《营造法式》，当即托人捎给在美国学习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斯时二人尚未成婚，并在扉页上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先宠也……遂以寄思成、徽因永宝之。”

李诫的这本《营造法式》，正巧在梁任公次年的讲演《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中专门提到，但其于之后的叙述中，却并没有对此展开，或许，内中颇有几分名山其人的私心吧。而任公之孙起名从诫，正是为了纪念那位李诫。

虽然和变法流血从我做起的谭嗣同相比，在慈禧老佛爷发动政变的时候，梁启超和乃师康有为一样，都遁迹到了日本，只不过救助人士的国籍略有不同而已，所以倒在菜市口血泊里的戊戌六君子，反倒没有倡导维新的领军人物康梁。但是这时候的抉择，属于非常复杂的政治范畴，很难轻言去就，不是连横刀向天笑快哉快哉的谭大人都说了嘛，去留肝胆两昆仑，走自有走的道理，留也自有留的意义。

作为近代史上永远不可以忽视的风云人物，政变伊始的去就间

题，丝毫没有波及梁启超作为政治家和大学者对他人的巨大影响，即如胡适鲁迅陈独秀都不能例外，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呼吁，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甚至他还曾因为梁所创办的《新民丛报》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有人以为，毛泽东后来组织的“新民学会”，不免有此深远痕迹。《新民丛报》正是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继《清议报》百期停刊之后所办，梁氏在此声称自己是中国一新民，想维新吾国，必先维新吾民。而乃公子梁思成，便是于此不久的东京诞生的。

很有意思，曾经有些人怀疑谭大人绝命诗的真伪，并且指认是梁氏为掩饰武力解决之失败而改窜了面目。即便对真伪难辨的该诗，也一向聚讼颇多。还有意思的是，作为当事人的苦主，梁氏居然也不避嫌疑地对其中的两昆仑，发表落在实在之处的阐释，一忽说盖念南海，转头又说一指康进士，一乃侠客大刀王五爷，掌故或者出于昆仑奴。这自是可以让我们看出梁老前辈的执著可爱。

以梁氏的政治家热情和大学者的修养，一生的讲演说辞，果然精彩无疑，尽管在其号称古来著述最多的一个学者而论，著作等身的煌煌千万余言中，演说之辞，在比重上必然所占轻微，但其中又不乏如《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样的扛鼎之作。

自然，梁氏的政治家色彩，使得他的讲演之中，绝不局限于空谈的书卷气味，倒是颇多关涉时世的感情色彩，从中不难窥见梁氏的慷慨激昂。我想，这或许就是他至今犹烈的魅力所在，属于难能可贵。一个学者，一个纯粹的学者，是不可能将自己吊在半空中自恋痴迷于所谓的象牙骨灰味道的，尤其在梁氏所处身的那个时代，真正的学者，未必一定选择遁入封闭的学问。而且，所谓学问，大概也并不是像某些人诠释的那么超脱得没有丝毫烟火气息。

梁氏自己说，所谓学术者，并不是专记诵那死的学理，还要兼研究那活的实际问题。而其所谓活的实际问题，即便在今天，亦不乏实在的意义，这便是大师或曰真名士的意义所在吧。

所以，本书所选，除了惯常意义的题目之外，当然不能放过梁氏好攘臂捋腕所谈的政治言说，譬如发动保国会时的著名演说种种，尽管他当时因为久病初起而以笔代舌。保国会曾经被梁氏的政敌指责为保中国不保大清，还是光绪爷的一句会能保国岂不大善，才算抹平了官司。梁氏一生，起伏跌宕，鼓吹变法，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做党魁，当总长，护袁讨袁，乃至研究系，无一不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之案例，所以他的时论尤其是现场的口头表述，譬如《护国之役·回顾谈》，是亲历的民国政治，真的不可以错过。

梁氏在作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中，以其所谓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云：“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但这种有罪，他又认为，“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这种自我断语，内中当是谦逊与自负纠葛了。

顺带一说，《清代学术概论》也是有意思的一本书。蒋百里欧游而归，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成，嘱任公作序，任公以为，前清一代，颇类欧洲之文艺复兴，于是试言吾国文艺复兴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然下笔不能自休，洋洋数万言，篇幅竟几与原书相等，只得在十五日脱稿后，与蒋书宣告独立，另作序文于蒋书，并索蒋为该书作序，是为《清代学术概论》也。于此，也不难窥见，学问文章为天下之冠的梁氏，其著作夕杀汗青朝被铅槧的景象。

作为清华学校的著名导师，学术的题材，也是在梁氏身上根本不能躲过的，然而他的学术讲演，绝非故做姿态的高头著作，反倒是生动活泼，风声四起，令人拨开茅塞，有悟空悟道抓耳挠腮的欲望。

梁实秋曾专门记述其在清华学校听任公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之实况，但见稠人广众中，走进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人物，身穿肥大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

射，这自是任公了。开场第一句，“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然后眼睛向上一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随即操着广东官话开讲，虽然去国语甚远，然沉着激亢，令人不会不懂。任公博闻强记，征引作品大多背诵，有时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便用手指敲打自己的秃头，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他敲头的时候，大家屏息以待，他记起的时候，大家也跟着欢喜。碰到紧张处，任公的讲演便成为表演，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乃至至于痛哭流涕，甚而涕泗交流中又张口大笑。这样富有召唤力的讲演，每次都令他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对听讲的人而言，更是不止于感动。

何况，在其若干讲演中所提出的若干题目，就是在今日，亦是极好的学问题目，大可以把它作扎实的博士乃至后的课题。所以像《情圣杜甫》、《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屈原研究》和《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之类，并没有因为长度而舍弃。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乃至相邻其他诸书这样以人而非某间学校为单元的讲演集的编选，正是出发于给今天的年轻学子了解真正大师知晓真正学术之魅力的一个契机，一个文本，也算是一种正本清源吧。正如梁氏自评其老辈所痛恨诋为野狐的新文体，条理清晰，常带感情，于受众，别有一种魔力。

自然，像《中国历史研究法》、《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以及令梁实秋辈记忆深刻的那篇《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之类完全可以单独成册的专题长制，只好因为篇幅的理由放弃。另外的放弃或者回避的理由，也还有诸如题目的偏僻以及更多阅读者趣味的考虑——当然包括以上所言的若干题目——这也是做选家尤其是今天的诚实选家不可少的一个必须权衡。

从所收的题目上看，似乎事关教育的颇有几篇，的确。尽管梁氏所言所寄托之教育，与今天的所谓纯粹教育，乃有差等。然而，教育又的确是梁氏讲演中颇颇重视的，他以为，世界上无论何种政体，其

实际支配国家者，要皆为社会中少数曾受教育之优秀人才，学生诸君，实其选也。如此，则不如此便不能反映他的讲演风格。况且，从中国而论，或许教育的确当是最该强调的吧。毛泽东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话今天拿来，大概应当不止于农民的，我以为。

篇目的安排，没有什么特别的立意，就是以时间为顺序。梁氏的作品，一般见于《饮冰室合集》，然仅其讲演，散见于之外者亦不乏，只是材料淹没，颇费搜寻。书中所录之《报界应尽指导社会之天职》、《现代教育之弊端》、《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什么是新文化》、《如何造成一个学者》、《政治家之修养》诸篇，即淘簸后之所选。此又为本书之文本意义有所增添也。其间，承马勇先生惠然襄助，至诚感铭，在此致谢。

每篇讲演，篇首题注说明该讲演发生之时间地点及受众，并相关记录者；篇末注明首见出处。凡题注需说明之项目已在篇题、附记等处言明者，不再专出题注。上述诸项中已明确民国纪年者，不再烦出公元年份。出处中所谓《文集》、《专集》者，即指中华书局本《饮冰室合集》之《文集》、《专集》也，以其为学术界通行之版本，不必详加琐细云。

目 录

Contents

- 001 保国会演说词
- 005 报界应尽指导社会的天职
- 007 现代教育之弊端
- 016 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
- 022 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
- 031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 042 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
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
- 047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 053 美术与科学
- 059 情圣杜甫
- 073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 110 教育与政治
- 126 教育家的自己田地
- 133 学问之趣味
- 137 美术与生活
- 142 敬业与乐业

Contents

- 147 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
- 151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 160 什么是新文化
- 164 屈原研究
- 186 人权与女权
- 193 历史统计学
- 204 什么是文化
- 212 护国之役回顾谈
- 224 为学与做人
- 231 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
- 238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 249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 258 如何造成一个学者
- 261 政治家之修养
- 264 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

保国会演说词

1

今日之会，惟诸君子过听，或以演说之事相督责。启超学识陋浅，言语朴讷，且久病初起，体气未复，无以应明命，又不敢阙焉以破会中之例，谨略述开会宗旨，以笔代舌，惟垂览焉。

呜呼！今日中国之士大夫，其心力，其议论，与三岁以前则大异。启超甲午、乙未游京师，时东警初起，和议继就，窃不自揣，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则信者十一，疑者十九。退而鼙然忧，眊然思，谓安得吾国中人人知危知亡，其必有振而救之者。乃及今岁，胶、旅、大、威相断割弃，受胁失权之事，一月二十见。启超复游京师，与士大夫接，则忧瓜分、惧为奴之言，洋溢乎吾耳也。及求其所振而救之之道，则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谈及时局，则曰一无可言；语以办事，则曰缓不济急。千臆一念，千喙一声，举国戢戢，坐待芟割。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国先睡后醒论》，英人乌理西谓中国如佛兰金仙之怪物，纵之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奋牙张爪，盖皆于吾中国有余望也。今之忧瓜分惧危亡者遍天下，殆几于醒矣，而其议论若彼，其心力若此。故启超窃

* 1898年4月21日讲。

謂，吾中國之亡，不亡于貧，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內訌，而實亡于此輩士大夫之議論之心力也。

今有病者于此，家人親戚，咸謂其病不可治也，相與委而去之，始焉雖無甚病，不浹旬必死矣。今中國病外感耳，病噎膈耳，苟有良藥，一舉可疔，而舉國上下，漫然以不可治之一語，養其病而待其死亡。昔焉不知其病，猶可言也；今焉知其病而相率待死亡，是致死之由不在病而在此輩之手，昭昭然也。且雖論病之必可治也，即治之罔效，及其死也，猶有衣衾棺槨之事焉，猶有托孤寄命之事焉，欲委而去之，蓋有所不能矣。一人之身且有然，而況國之存亡，其所關係所牽率，有百倍于此者乎！故即瓜分之事已見，為奴之局已成，後此者猶當有事焉矣。執豕于牢，尚狂蹕而怒噪；今數萬里之沃壤，固猶未割也；數萬萬之貴種，固猶未繫也，而已俯首帖耳，忍氣吞身，死心塌地，束手待亡，斯真孟子所謂“是自求禍也”。

《論語》之記孔子也，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夫天下事可為不可為，亦豈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為，斯真不可為矣！人人知其不可而為之，斯可為矣！使吾四萬萬人者，咸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盡其聰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國之亡猶不能救者，吾未之聞也。何謂分內所得行之事？今語人以變法，以辦事，其在上者，必曰下無人才，無所可用也；其在下者，必曰上不變法，無一言可也。以故，疆臣則歸罪政府，政府亦歸罪疆臣；州縣則歸罪督撫，督撫亦歸罪州縣；士民則歸罪有司，有司亦歸罪士民。要而論之，相率以不發一論，不辦一事而已。其太息痛恨涕哭唾罵之言，正以

便其推诿卸责一齐放倒之计，而实非有一毫真心，以忧国忧天下者也。如真忧之，则必无以办事望人焉，以望诸己而已；必无以办事责人焉，以责诸己而已。各有不可诿之责分，各有可得为之权限。愿我士我大夫，皆移其责望人之心，以自望自责，则天下事之可为者，未有量也。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又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又曰：“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盖天下无论何种人，皆可教皆可用，惟此死心塌地，一齐放倒，知其不可而不为者，虽圣贤未由而化之。且此辈者，岂惟自行放倒而已，其见有他人之实心忧天下者，则相与目笑之，鼻嗤之，或揶揄言语举动之小小过节，微词以诋诽之，阻挠之，以佐其饱食群居、好行小慧之谈资以为快。嗟乎，痛哉！吾壹不知我中国人若此辈者何其多也！孔子一则曰“难”，再则曰“难”，再则曰“末如之何”。诚哉，其“末如之何”矣！

昔有英人某，游高丽归而著书，曰：“高丽其亡矣！入其国，见其人，终日无所事，但携葑一楮，三五为群，以清谈于阴树之下，永日永夜，人人如是，日日如是，国其能国乎？”呜呼！启超观于我京师之士大夫，而窃有感于斯言也。籍于朝者以千计，自一二要津显宦，疲精力于苞苴钻竞，日不暇给外，自余则皆饱食以待升转，终日无所事，既不读书，又不办事，堂堂岁月，无法消遣，乃相率自沈于看花、饮酒、诗钟、射覆、弹棋、六博、征歌、选舞，以为度日之计。若今之公车，自闹后榜前二十日间，集辇毂下者八千人，其无可消遣之情态，视朝士又有甚焉。而此人者，则皆能为忧瓜分惧为奴之言者也。徐而叩其说，则曰：“今日事无可为，正我辈醇酒妇人之时也。”呜呼！“行有死人，尚或殪之；君子秉心，惟其忍之。”

我士我大夫，岂必有乐于此？无亦以保国之大事，非一手之为烈，救亡之条理，非举念之可得；或思救之而不得其下手之法，或独为之而苦无相助之人，日消月磨，而因自放云尔！夫同一法也，合群策以讨论之，斯易定矣；同一学也，合群智以讲求之，斯易成矣；同一事也，合群力以分任之，斯易治矣。然则，我士我大夫之所以自放于无用之地，以求为消遣岁月之谋，甘为游民，甘蹈高丽之覆辙而不悟者，殆皆以无学会之故。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锲而不舍，金石镂之。群之习之，摩之厉之，荡之决之，策之鞭之。意者佛兰金仙，其犹有将醒之时；而曾惠敏、乌西里之言，不终不验耶！则启超馨香而祝之，跪膜而礼之。

1898年6月9日《知新报》第55册

报界应尽指导社会的天职

今日承同业诸君招待，愧不敢当。鄙人最初与国家发生关系，即自经营报事始，其对于他方面，有脱离者，亦有中断者，惟对于报界，始终无脱离或中断之时。今后且将益尽力于是焉。此次来京，对于报界有种种不调之感想，愿与诸君略言之。

一，北京报纸之多，为世界各文明国首都所未有。鄙人二十年前，即抱此种希望，谓国家文野之分，以报纸之多少为标准，若中国之报纸，能与外国比拟，则其他亦可类推。今则居然都到眼前来矣，宜若可以乐观。然按之实际，其混杂之状态，愈足令人悲观，理想与事实，其相去一何悬殊之甚耶。

二，报纸为社会之缩影，社会之事物物，无不映射于报纸，欲知社会之真相者，须于报纸中求之，此定例也。中国之报纸则不然，虚虚实实，令人迷离倘恍，不可辨别，无以名之。请以电影为喻，电影馆林立，互相竞争，制造影片之人，惟日求新奇以炫人目，骤观之，俨若真有其境，真有其事其人，实则皆制造影片之人，意想假造，未可遽认为事实者也。中国之社会固不良，然尚不若报纸上之蜃楼海市，不可端倪。报纸上之社会，与实际之上社会，成为两截，此亦奇异之现象也。

三，言庞事杂，更甚于前。报界中之言庞事杂，无可讳言，然回想民国元二年，不啻若唐虞三代之盛。两派各有极端之主张，争论不已，固相若也，然彼此时为宪法问题、借款问题、财政问题，无论其意见何若，尚各有一番之研究。今则此等含有研究的性质之文章，几于凤毛麟角，不可概见，偶或有之，亦属聊充篇幅，置之无关紧要之地位，阅者亦绝不注意及之。以问题最多之国家，在报纸上观之，几若毫无问题之国家，有之则人的问题而已，未有及于事理者也。

就以上三种感想论之，欲不悲观，不可得已。然此为一时之现象，苟报界中坚人物，力矫其弊，必有挽回之日。余以为第一须用力者，万不可迎合社会，必须出全力矫正社会。在专制时代，所谓逢君之恶，长君之恶，野心家惟知取悦于一人，以达攫夺权位之目的。今日则野心家专务逢社会之恶，长社会之恶，以取悦于社会，而达其攫夺权位之目的。社会之弱点在贪鄙，则以金钱利用之；社会之弱点在怯弱，则以威力利用之。社会之弱点，只有二三分，甲方面一度利用，增长一二分，乙方面一度利用，又增长一二分，展转利用，非至全社会陆沈不已。野心家为权利起见，无所不用其极，吾报界负指导社会之责，何为供野心家之利用而自失其天职耶？

现代教育之弊端

7

教育部为全国教育行政最高机关，诸君又为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主要之人，今日鄙人与诸君相见一堂，非常荣幸。但鄙人于教育经验甚少，亲身从事教育者，不过在湖南办学校半年有余，时间既短，办法又不完备，今乃在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与诸君谈论教育，岂不惭愧？

查我国创办教育，在前清光宣时代，当时无论新旧中人，莫不以教育为救国之要图，其规模制度，虽不完备，然办理教育之人，抱有一种热诚，皆视教育为应尽之义务。此种精神，实为后来所不及。以今日教育现状而论，学校数目，颇有推广，学生名额，颇有增多，形式上不无进步。至精神上，则有远逊于昔者。昔时人人视为救国要图，今乃不为一般人所重视。地方上不独无提倡，且从而摧残之。不独此也，即社会对于教育，亦有种种怀疑之处，以为教育究竟于国家有无利益。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有不待言者，至今日而后发生教育无利益问题，诎不大可骇异？然必有所以致此者，其故不可不深察也。此诚非常危险，故鄙人对于教育，抱有非常之悲观，以为今之教育方法，非根本改革不可。

■■■■■■■■■■

★ 1917年于教育部。